

人与自然

哲人小语

狄特富尔特等编 周美琪译 殷叙彝校

HERDER

生活

书店

N02
32

人

与

自

然

哲人小语

狄特富尔特、瓦尔特编

周美琪译 殷叙彝校

Unter Mitwirkung von Dr. Arnold Sprenger

(Mitherausgeber)

特邀主编 孙志文

责任编辑：倪 乐

封面设计：海 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哲人小语——人与自然/ (德) 狄特富尔特 (Dilfurth, H. V.), (德) 瓦尔特 (Walter, R.) 编; 周美琪译;
殷叙彝校.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3.12
(1996.3 重印)

(德国文化丛书)

书名原文: Im Bann der Natur

ISBN 7-108-00631-6

I. 哲…

II. ①狄… ②瓦… ③周… ④殷…

III. 哲学家—语言—世界—汇编

IV. B1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邮编: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双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3.125

字数: 270 千字 印数 15, 201—25, 300 册

定价 15.80 元

《德国文化丛书》前言

自从耶稣会传教士开始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欧洲人便不断地为中国人及其文化所吸引。此后对中国事物的接受逐渐加强,就德国说,这一过程可以分四个主要阶段来说。

第一次热潮是由欣赏中国哲学、伦理、艺术、文学和政治的耶稣会会士的充满激情的报告掀起的。兴趣各异、学科不同的人们,例如奥皮茨(Opitz)、托马西乌斯(Thomasius)、莱布尼茨(Leibniz)、沃尔弗(Wotff)、勃兰登堡-普鲁士的腓特烈一世、腓特烈大帝,及其他许多人,从他们掌握的远东文化中吸取了丰富的灵感,而以前人们对它知之甚少,莱布尼茨与在中国的耶稣会会士通信,由是对中国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成为中国文明直言不讳的赞赏者。早在1693年,勃兰登堡-普鲁士就采用了中国的文官制度。中国文学艺术的主题也开始影响这个时期德国洛可可风格的作品。

第二次浪潮产生于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主要影响文学界。不但影响启蒙浪潮中的评论家和作家,还影响浪漫主义的评论家和作家。其中,维兰德、赫尔德、歌德、席勒、诺瓦利斯意识到他们自己的世界观接近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尤其是中国人对自然的爱。歌德、席勒和其他启蒙运动时期的诗人接过了中国的思想和文艺作品主题。便将它们融进了德

21/12/10

国文学。而浪漫主义诗人觉得中国人的自然观(自然神秘主义)和他们相似。

虽然歌德只是通过翻译作品——主要译自法语和英语——来接近中国文学,但他却非常了解中国文学的三种类型。他多次尝试意译中国诗。他是第一位欣赏中国小说的德国作家。在拿破仑一世战乱时期,他忙于写作《西东合集》,在这部著作中指出欧洲危机的解决办法也许来自东方。

歌德转向东方一百年之后,另一次强劲的中国热潮激动了德国的某些知识分子圈子。这起因于两国间许多政治、文化、经济和贸易联系,德国汉学家的著作——他们为更好更全面地了解中国文化史准备了条件(例如,通过严肃的译著、比较研究);还起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沮丧和绝望等因素。然而,这次新东方热的主要原因是,年轻一代因现代技术社会的堕落感到幻灭。他们阅读了斯宾诺莎、叔本华和尼采的著作,渴望和平、安宁、真正的人道,要求加强他们的精神生活。他们希望在远东的,特别是中国的哲学和文学中寻求这些生活理想——一次彻底的精神体验。道一佛世界观和中世纪的神秘主义都吸引了年轻的一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表现主义作家(例如,德布林、克拉邦德、里尔克、埃伦施泰因、布莱希特)在受苦的人民中,在诸如老子、佛陀,甚至李白等人中寻求自我。他们的许多作品都显示了社会的倾向。

这个时期最著名的作家是德布林、布莱希特和海塞。不过,更多的作家是通过把中国人的主题用于他们自己的文学作品,或通过意译中国文学作品来显示他们对中国世界观的热情。作家克拉邦德、霍尔茨、贝特格、戴默尔、比尔鲍姆都以

这类文学活动著名。

本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向西方开放,德国重新掀起一个相当独特的中国热浪潮。以前只是社会某些圈子接近中国人及其文化,而现在一般德国人也认识并欣赏中国人及其文化。旅游中国的业务惊人上升,官方和民间的交往加强,学习汉学的德国学生迅速增加,德国大学和科学研究院欢迎持续增加的中国学生和学者,大量的文化、教育和技术交流项目,许多双边的教育、文化和科学任务,合资企业,以及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在德国的大量专题讨论会、展览、艺术表演,琳琅满目的出版物,中国语言中心和中国贸易和信息中心。这些都表现出富有成果的中国热。

如果我们说在十年多点的时间内中国已经抓住了许多德国人的心,并非言过其实。如果要问这个现象的原因,我们首先想到的也许是歌德已意识到的,而且对本世纪初的年轻作家意义重大的精神联系。我们也可以提到中国和德国在本世纪经历了类似的不安定并有许多共同点这一事实。然后,我们必须考虑这一事实:由于两国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它们都面临了并仍面临着严重的问题。

中国要现代化的决定是不可逆转的。德国作为一个欧洲国家,分享这个大陆的文化遗产和现代发展。因此它能把西方文化的重要方面传给中国,尤其是那些和现代化现象过去有过关系,现在仍有关系的方面。但在我们谈现代化问题时,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现代化创造一种主要由科学技术思想支配的生活方式。它是一个国家物资集结的强有力工具。由于现代化,我们的

境况看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但是,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并不十分安然自得。大量的问题看来已隐隐出现在地平线上。我们终于成功地摆脱自然的束缚,但却感到被隔离。关于自然和自身我们有十分丰富的知识,却并不真正知道所有这一切的意义和如何好好地利用它。我们享有思考的极大自由和名目繁多的思想与见解,但今日谁能指出我们生活的实质?谁能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重要的。

此外,作为有责任感的当代人,我们必须思考这个事实:科学技术成就在某一方面已把我们和这个星球带入前途暗淡、危机四伏的境地。而许多危机威胁地球文明的继续存在,也许还威胁地球自身的生命。其中,人口迅猛增长、自然资源急速耗尽、核战争对我们的明显危害,以及我们重医药社会的遗传退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人类自我毁灭,如果我们未能解决这些问题;或由于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自由日益受到控制而衰竭,将导致一种心智活动停滞的状态。现代人对自身所处的危急形势进行严肃反省,将使我们得出结论:谋求新的精神境界是当代一切有责任感的人首要的任务。

所有这些,我想也正是正在谋求现代化的中国读者所切望了解的。

这套丛书试图通过选译当代各学科的知识来回答头等重要的问题。在这套丛书中,哲学家、科学家和宗教思想家试图写出他们领域的新发现的含义,以进一步精炼和重塑长期发展而成的、蕴含在文学、宗教、哲学和科学传统中的文化智慧。他们这样做不仅仅为了沟通人文传统和现代科学发现,还为了给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提供较好的答案。任何使人们意识

到这些困难并引起个别讨论的企图，都一定会受到一个决心解决它的问题——不管问题会有多严重——的民族的欢迎。问题在没有觉察之前是不大会被人了解和解决的。这套丛书力图不仅仅提出现代的问题。它还希望通过提供著名德国专家学者的观点、意见和建议，来解决这个国家的问题出力。而为了了解德国文化的渊源，我们也将提供一些历史悠久的德国文化名著的译本。

这套丛书介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文学、哲学、宗教、交叉学科研究等领域著名德国作家的见解。着力于选择那些适合于受过教育的非专业人士的，有关各个领域的目标、可能性、范围和局限、基础和先决条件、前途、内在的危险、方法问题的材料。这些作家是他们领域的权威，博学明智。他们试图指出他们学科的新发现是如何与邻近的领域，特别是与当代人类社会相关。

如上所述，这些材料都由各个领域公认的权威写成，但它们是以一种非技术的方式描述的，就是说，它们的描述方式使任何受过教育和有兴趣的现代人都能明白并乐于阅读它们。因此，这套丛书不仅为研究院、大学和学校的教授、教师和学生，也为社会各界有责任感的人士，尤其为商业、工业和政府机构中居领导地位的人士提供极好的阅读材料。

我们深知我们这一事业仅仅是个开始，微不足道，但总算有了开始。

目 录

导言	霍依玛·v.狄特富尔特	1
第一章 双重面貌		14
一、大自然中的人是什么?		15
二、凶险和危难		28
三、魅力		39
第二章 起源的奥秘		52
一、远古的信息		53
二、自然科学的近似说		62
三、诠释		74
第三章 万物之冠——人?		90
一、特点		91
二、后退		100
三、中间生物		110
四、命运相联: 动物和人		120
第四章 肉体化是天命		124
一、肉体的经验		125
二、优先地位——二重性——统一		143
第五章 逐出乐园——返回自然?		157
一、以自然界的名义		158

二、悄悄溜走——返回自然	174
第六章 自然界为管辖区	182
一、控制大地	183
二、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	190
三、起变化	198
四、破坏	207
第七章 认识自然	217
一、抽象化——方法——科学	218
二、知识和认识的极限	236
三、自然的决定性	240
第八章 使自然安宁	250
一、技术—仪器式理智的批判	251
二、另一种感觉	257
三、宇宙的伦理	271
第九章 追究物质的奥秘	282
一、何谓物质?	283
二、唯物主义	292
第十章 面对生命之谜	299
一、生命是什么?	300
二、操纵生命——对生命的责任	325
第十一章 发现一个有魅力的宇宙	337
一、遥远而贴近的月亮	338
二、向太空进军	342
三、面对宇宙——魅力和恐怖	352
第十二章 灾难性的结局还是新天地?	376

一、预测	377
二、惊吓	387
三、希望	402
四、幻象	405

导 言

霍依玛·V·狄特富尔特^①

“有谁看不见世界正在衰落，它那往昔的力量和生机已荡然无存？”这句话一针见血地道出今日西方文化界对生活的普遍感受，令人不禁对其产生的年代生疑。其实，卡尔塔果主教西普利安努斯早在公元二五〇年就写下了这句话。千余年后的今日，我们同样“觉察到世界处处皆虚弱”。末世的气氛再一次笼罩大地。

然而，追忆早年的末世幻象，岂不令人随即怀疑当今情况之危急？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末世观，是否因其逻辑上的内在矛盾和它的重复性就不堪一驳呢？人们耳闻的马蹄声依然来自启示录的骑士，如今他们虽非瘟疫和传统战争的先兆，却预示着核恐怖和生命层的崩溃。难道由于同一预言在以往历史事件中未曾应验，我们便能心安理得地误把忧虑当作错觉来驱散吗？另一方面，任何人，如果不随心所欲地使“历史经验”的概念局限于人类有记载的数千年有限的历史，就不会轻易

^① Hoimar v.Ditfurth，生于1921年；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教授，曾任教于维尔茨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1969年以来为专门撰写科学时文的自由作家；德国笔会成员；多次获奖，最后一次于1980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卡林加（Kalinga）奖。

满足于这种神速的慰藉。

许多知识界人士迄今仍以为,与研究人类自身的艺术、文化和历史成就相比较而言,认真探讨自然和关于自然的科学是一种低文化层次的消遣。对此,这位德高望重的天主教神学家确有论据来开导他们。对历史的认识如果仅仅局限于人们流传下来的那段时间,堪称肤浅。唯以自然科学为手段去全面追述所谓自然历史的实际情况,才能摒弃以人类为宇宙中心的时间尺度,从而找到可取得客观值的基本判断准则。

于是,我们终于认识到,末世预言并不因其数千年未曾应验而必定错误。伊马努埃尔·康德断言,“世界万物非瞬息之作”。这一论断似乎也能反映物种的死亡。在地球的实际历史上,“灭种”并非特殊情况,而是常见现象。现存物种与业已灭绝的物种之比已达 1:10000。但在任何情况下,死亡所持续的时间绝非我们的时间观念所能估量,它往往达数万年或数十万年之久。卡尔·拉纳^①因为了解这些情况,所以能想到,一般人们称呼的历史(或圣史),实际上也许就是“结局的开端”。

以上不过是一个例子。令人吃惊一并迄今最受忽视一的社会现象之一是,以人类为宇宙中心的盲目顽固性;在以往数百年中,人类就是这样执著于从自身的思想和文化成就中去探讨自己的本性和生存的意义。人类所在的大自然则为了体谅我们而降格为一种布景,进入此景的我们,便不得不上演特殊的人类历史剧并经受考验。这种观点肯定不是全然谬误,但它的片面性有碍于人们的认识,未免令人遗憾。

^① Karl Rahner, 1904 年生, 德国天主教神学家。

当然,对于信仰宗教的人说来,整个新纪元中的自然界永远是“神的创造”。倘人们在业已显露的事实之外探索人生的意义,常会产生一致的信念,即认为艺术、文学、哲学和历史虽有助于说明人类生存的处境,但对大自然的研究却不是这样。不管在这个多少有些古怪的、无论如何处于自身文化圈以外的领域工作的专家们所发现的成果多么令人惊讶,而且往往难以令人置信,它们却与对自身存在的奥秘感到不安的人毫不相干。

据此,自然界在本质上是神秘莫测的异物。无论它是受魔鬼或任何非人的生物所驱使而处于“万物皆有灵”状态,或设想它是一种巨大的机器在盲目地按自身的原理而运转,操纵外部世界进程的规律对人都是陌生的,它们对人毫不顾惜。法国诺贝尔奖获得者雅克·莫诺在二十余年前以比喻方式表达的这种感受令人难以忘怀:他把人比喻成生活在宇宙边缘的流浪汉,对于他的希望、痛苦和罪过,宇宙无动于衷。

事实上,早在四百多年前,人与自然的存在之间毫无关系的假设已经初步地即完全限于心理学的层次而被动摇。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作为一件重大发现的后果而来的;迄今(几乎)整个世界都把这个发现看成恰恰是这种“无关联性”的最终印记,这就是“哥白尼的转折”。该转折原应称为“吉奥尔达诺·布鲁诺的转折”,它把人从神所主宰的自然秩序中抛向无生命宇宙的难以想像的空旷中去,而宇宙之无垠,必然会引起恐惧;这至少是人们在当时的确凿感受。甚至约翰内斯·开普勒也在所难免,每当他意识到自己茫然摸索于无垠的苍穹之际,竟说出“阴暗得令人毛骨悚然”这句话,这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吉奥尔达诺·布鲁诺的远见超越了上述境界。哥白尼仅仅把太阳和地球的作用调换了一下，其他依然照旧——在他看来，太阳如今纹丝不动地处于恒星“天体”所规定的球形宇宙的中心，——而不忠的多明哥会的修士（指布鲁诺——译者）却完成了真正的革命：他是第一个识破星空景象具有相对性的人，他指出，这是由于我们从自己在宇宙中所处的方位观察时产生的错觉；他采用抽象方法所获得的成就是一切完美的真知灼见的象征，后人对此难以评估。无论我们身处宇宙何方，总觉得自己是中心，而地球却在“那里”处于“边缘”。因为，“我们之视月球为天空，正如我们自己是月球的天空一样，”——就人类十六世纪对世界的认识而言，这确实是具有惊人天赋的论点（在阿波罗号登月的时代，人人都可在电视机前目睹地球在月球水平面上的自由空间漂浮，从而确信此说无懈可击）。

然而，这位天才的背道者又进了一步。哥白尼的宇宙观中只有一个太阳，那就是我们的太阳。布鲁诺却指出，天空中的星辰同样也是太阳，它们分布在广阔无垠的宇宙中，也许周围又有漫无边际的住人世界。

在扼要重提人类精神史的这一重要篇章之际，笔者有意详述某些要点，目的是指出那些在我们文化环境中始终滋蔓着的偏见，即以为自然科学知识终究对于人类的自我了解无足轻重。因为，“吉奥尔达诺·布鲁诺的革命”确实引起了一场真正的革命。由于这一天才的见解渐渐渗入社会意识，其深度足以促使当时的封建社会制度逐步丧失其基本的合法性。“宇宙关系的民主化”终于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关系的民主

化。无需进一步说明，当时人们意识中的宇宙等级——以地球为中心，周围是恒星的天体，后面的圣者区里住着天使和天使长、以及至高的统治者上帝——与世上社会制度的等级相仿，后者借口天上的明证，即“神的旨意”而合法存在。

尽管当时难得有人清醒地去体验，但在历史的回顾中却显而易见：宇宙间的一切地点和物体在原则上平等的革命思想，是促使人们思量四海之内人人基本平等的先决条件之一。

以上不过是一个例子，用以说明惊人地被大多数人所摒弃的一种内在关联。另一转折点为，查尔斯·达尔文在上世纪中叶为证明伊马努埃尔·康德和另一些人的预感，即一切生物具有“非静止”历史特性而提出的科学论证，在基本要点上它为前者作了释疑。此后一百三十年间，他的进化论为大量新颖的报告和结论所证实，而且一除了许多尚未解答的问题——未曾在任何论点上被驳倒。不仅如此，持久进化的观念已远远超出了生物界的范畴，业已表明，它是一种典范的、具有不寻常力量和启发式效果的说明问题的方式。最近数十年来，天文学家和宇宙论学者又提出了“宇宙”的进化。我们今天知道，不仅有生命的机体、连星辰和整个星系（银河系）都有自己的“生平”、即它们有形成、“发展”和最终消逝的过程。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为，我们认识到，宇宙也有它的历史和开端（至少可近似地确定其年代）、它早年的外貌与今天不同，再者，无论它的估计寿命多么长（粗略估计约可再继续八百亿年），肯定不会“永远”如我们所知的那样存在。

这些都是对我们周围现实世界本质的认识，尽管人们并非有意识地去注意，它们也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进入我们的生

活感受(从而影响我们的看法和行为的前提)。不必通晓宇宙学、对天文学的基本知识也可以一窍不通,然而,如今人人在原则上平等的思想影响已深入人心。

因此可以说,自然科学的最新进展也会影响我们的基本天性、并使它起变化,纵然由于这个进程颇为缓慢,而且时间上距离过近,使我们今天还很难认识这一变化的具体方式。很难想像,爱因斯坦发现的中心内涵不会对子孙后代在看待世界和解释自身在其中的作用、以及他们的表现和对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诸方面产生影响。归根结底,世界观是行为的指导,相传与哥白尼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就事而论错了)历史性天文学转折也作了有关的教导。

但就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革命性发现而言,它的“中心内涵”何在呢?针对我们社会对自然科学发现在本质上误解的特点,应明确指出:它不是原子能的可利用性。那只不过是人们从他的发现中所取得的实际结论之一,即所谓的技术“成果”,而严格地说,这种后果之所以会产生,是由于我们根本不注意科学知识,而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优先琢磨其可能的实用性。不妨粗俗地说,人们已惯于把知识当作婊子来不断滥用,以满足自己的生活要求和权力欲。因此我们对知识本身根本不明白。“真正”应当归功于爱因斯坦的知识却在于,他发现了时间过程取决于观察者的活动状态、以及时间与空间的内在关系(我们很难设想这种关系,只有通过数学才能领会,但却能用经验和实验的方法以实体来证实)。此外,他还发现,在此现实世界中不能任意加快速度(不像我们天生固有的“数学逻辑”使我们不可救药地所设想的那样),并从而得出结论